

作家揭秘杨子荣牺牲情节

毛泽东为《智取威虎山》改唱词

编者按 近期,香港导演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上映后可谓叫好叫座。这一取材自红色经典题材的商业动作大戏一下子把观众拉回了战争年代的茫茫雪原。那么真实的杨子荣是如何牺牲的呢?对杨子荣这一较色喜爱有加的毛泽东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有关杨子荣牺牲的细节: 枪栓为何被冻住射不出子弹?

随着小说《林海雪原》及由此改编的电影、京剧、电视剧的广泛传播,侦察英雄杨子荣可谓名扬天下,妇孺皆知。几十年来,关于杨子荣的文章也多得难以胜数。但杨子荣究竟是怎样牺牲的?关键时刻枪为什么射不出子弹?似乎至今仍留下不少谜团。2011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中,关于杨子荣牺牲的情况是这样写的:“(1947年)2月23日,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杨子荣冲在最前面,由于他的枪栓被严寒冻住未能打响,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英勇牺牲,时年30岁。”很多文章讲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时,也是这样说的。对此,人们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战争中,解放军和志愿军没少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环境下作战,很少听说有人因枪栓被冻住射不出子弹。这种说法似乎有悖常理。另一个疑问,说杨子荣“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是哪一个土匪?杨子荣是在怎样的情势下与土匪面对面遭枪击的?对此,社会上流传各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上述两个疑问,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978年8月的一天,哈尔滨市作家、时为《哈尔滨文艺》(《小说林》杂志的前身)编辑的刘子成到宁安县(现宁安市)采访。那时我在宁安县委工作,有幸与他倾谈多时。闲谈中,话题转到京剧《智取威虎山》上,重点谈到杨子荣的牺牲。刘子成和我详谈了他采访杨子荣当年的老房东卢德权和亲手打死杨子荣的土匪孟老三的情形。后来,我又拜读了刘子成据此撰写的纪实作品《寻找郑三

炮》,由此了解到有关杨子荣牺牲的一些细节。

1974年的一个秋日,刘子成(电影《飞来的仙鹤》编剧)为撰写电视连续剧《座山雕家世》,专程来到“林海雪原”故地采访。在海林县(1992年设市)一位友人的陪同下,他直达边远山区的阳光村(原名半脸沟),住进党支部书记卢德权家。卢德权是杨子荣当年的老房东,对杨子荣和“座山雕”等知之甚多。就在这栋普通的草屋内,杨子荣度过了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听说省城作家要为杨子荣作传,卢德权老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提供了一切方便。他不仅不厌其烦地与刘子成倾谈了几个昼夜,还亲自找来两个当事人接受访谈。其中一个叫尤国太,曾当过土匪的伙夫,为匪首“座山雕”张乐山做饭十多年;另一个叫孟恫春,人称“孟



智取威虎山剧照

老三”，此人也曾是“座山雕”的喽啰，在杨子荣化装带领小分队活捉“座山雕”的战斗中侥幸逃脱，后改换门庭，转而追随郑三炮。

当年电影《林海雪原》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各地上演后，牡丹江一带的不少百姓就风传打死杨子荣的那个土匪还活着，并且盛传那个土匪在看了电影和京剧后，常对熟人说：“威虎厅”哪来那么大的阵势！“百鸡宴”也不过是炖了几只小鸡……所传的那个“土匪”正是刑满释放的孟老三。

刘子成到阳光村采访时，恰逢孟老三出狱不久，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回村继续接受监管改造。刘子成就去找孟老三问杨子荣牺牲的具体情形。面对刘子成的提问，孟老三既不慌张也不躲闪，有问必答，一股脑儿把他当年当土匪的经历吐露出来。

孟老三是阳光村人，年轻时家境贫寒，也无劣迹，主要以上山打猎和挖人参为生。因为他总在山沟里转，久而久之和各路土匪混熟了，随之加盟入伙，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他开始在“座山雕”手下跑腿送信，搜集情报，是个密探的角色。在杨子荣带领小分队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雕”时，他侥幸脱身，辗转投奔到马喜山匪帮副司令郑三炮麾下，继续与牡丹江军分区的剿匪小分队周旋。此时，各路土匪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只能三五一伙地四处流窜。

当二团副政委曲波率领的小分队侦知郑三炮一伙土匪躲进闹枝沟山梁上一座马架房时，决定发动突袭，彻底铲除这股残匪。

1947年2月22日夜，杨子荣、孙大德、魏成友等5人组成的小分队悄悄住进卢德权家。

因为天冷，怕战士们冻着，卢德权特地把大炕烧得热乎乎的，让大家睡个安稳觉，第二天打仗有精神。躺下不久，孙大德突然翻身坐起来，对杨子荣说：“排长，明天早晨打仗，咱得擦擦枪呀！”于是5个人全部坐起来擦枪。可是没有擦枪油咋办？卢德权说：“我家有猪油行不行？”大家齐说“行”，就坐在炕上用猪油擦起枪来。

第二天，即1947年2月23日凌晨，杨子荣等5人穿好衣服，整装待发。临行前，杨子荣对卢德权及其母亲说：“老乡啊，我们一大早去闹枝沟抓土匪，麻烦你们贴一锅大饼子，用牛车给我们送上山去……”卢德权爽快地答应了。

天色尚未破晓，小分队就出发了。作为侦察排长的杨子荣走在最前面，身后紧跟的是孙大德、魏成友等战士，赶来参战的二团副政委曲波殿后，负

责全面指挥。正是数九寒天,林海山区气温是零下30多度,盘山小道上雪深过膝,战士们出门不久单薄的棉衣即被冻透,在热炕头上焐了一宿的枪管很快被冻得冰冰凉凉……

闹枝沟越来越近了,小分队在曲波副政委的指挥下包抄前进。当小分队接近马架房时,屋门突然被拉开,草编的门帘子掀动一下,随之闪出一个人影。此人正是孟老三。杨子荣以为土匪发现了小分队,迅即隐蔽在一棵树后,其他战士也机警地卧倒在地,举枪准备投入战斗。虚惊一场,孟老三原来是起床撒尿。待孟老三回身进屋时,杨子荣立即从树后闪出,手握着枪蹑手蹑脚地跟了过去。

此时郑三炮、丁焕章、刘维章、程树林、马连德、牟成顺等匪徒早已被冻醒,龟缩在大炕上闲唠着。他们也许正在做着最后挣扎的美梦。战机到了!杨子荣猛地飞起一脚将板门踢开,再用匣子枪撩开草编门帘子,把枪管伸进屋里,大吼一声:“不许动,都举起手来!”

孟老三闻声一抖,连忙俯身抄起步枪。郑三炮则惊叫:“共军来了,快拿家伙,打!”匪徒们乱作一团,纷纷起来拿枪。孟老三首先持枪下炕迎击。杨子荣听到屋里发出“哗啦、哗啦”的拉枪栓声,立即抢先扣动扳机……不料枪未打响,弹未出膛。因为昨夜用猪油擦枪,出门后经寒气一冻,枪膛凝涩,撞针失灵,子弹卡壳了。

孟老三逃过一劫,见“共军”枪未打响,顺势举枪还击,一枪正中杨子荣左胸上部,杨子荣趔趄一下扑倒在地。随之

草编门帘子自动落下来,挡住了屋外战友们的视线。这时孙大德快速冲到马架房窗台下面,魏成友尾随其后。两人本想开枪增援杨子荣,未料土匪们负隅顽抗,从窗户往外射击的火网使孙大德、魏成友抬不起头来。孙大德想往屋里扔手榴弹,因怕伤着杨子荣只好作罢。此时他还不知道杨子荣已中弹倒地,不能继续战斗了。

郑三炮困兽犹斗,掀开草帘子举着匣子枪向小分队射击。就在草帘子掀动的一刹那,机警的魏成友发现杨子荣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孙大德意识到大事不好,杨排长不是受伤就是遇难了;如果他已冲进屋里开枪,郑三炮怎能跑到门口向外射击呢!

孙大德一看到郑三炮的凶相,立马端枪扣动扳机,不料枪也没打响。但郑三炮没有举枪还击,而是跃身逃到屋里躲起来了。趁此间隙,孙大德不顾一切地掀开草帘子进屋,把躺在地上的杨子荣迅速拖出屋外,然后俯身抱起来就跑。杨子荣血染战衣,一息尚存,吃力地对孙大德说:“大德,任务……”话未说完就牺牲在孙大德的怀里,年仅30岁。

小分队的战友们见杨排长牺牲了,悲愤至极,全都红了眼,相继来到窗前往屋里一阵猛烈地射击。此时,曲波副政委命令魏成友:“快,上房顶从窗户往屋里扔手榴弹!”魏成友受命后,迅即绕到马架房的东侧上了房,从窗户里扔进捆绑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片刻后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炸雷似的端了土匪的窝。土匪丁焕章、刘

维章二人被当场炸死;郑三炮等三人被炸伤;马连德因头顶一口铁锅仅受一点轻伤,但也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小分队战士满腔怒火,一阵排枪如骤雨般狂射,土匪基本被歼灭。但举枪打死杨子荣的孟老三却狡猾地从房后越窗而逃,隐匿山林,成为7个土匪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全国解放后,孟老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入狱,释放后回村监改。这样才发生了前面所说的,孟老三接受刘子成的采访,把杨子荣牺牲的细节讲述出来。

1989年冬天,刘子成率电视连续剧《座山雕家世》剧组来到海林县阳光村实景拍摄。全体演职人员无不想亲眼看一看那个打死杨子荣的土匪,甚至有人想把他也摄入镜头,凸显电视剧的纪实性,未料孟老三已在不久前因病死去。杨子荣牺牲的细节也就没有被更多的人知晓。

1997年秋天,我出差到胶东,特地到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嵎峡河村,拜访了杨子荣的长兄杨宗福老人。当他知道我曾到过海林市杨子荣纪念馆参观时,问我:“俺家宗贵到底是怎么死的?”(杨子荣的本名叫杨宗贵,子荣是他的字)我告诉老人,杨子荣首先冲进土匪住的宅子,枪没打响,被土匪打中一枪。老人又问:“匣子枪为什么没打响?”我说,是因为用猪油擦的枪,冻住了……杨宗福老人听了,目光凝重,唏嘘不已,连道:“要是枪打响了,俺家宗贵备不住现在还活着呢!”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

黄啦？防冷涂的蜡！”经典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台词，已经不为年轻人所熟知，直到徐克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才再一次掀起了《智取》热。

《智取威虎山》再一次将经典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并且以国际感、动作风、甚至漫画化的方式，与年轻人的世界无缝对接。那些固定在旧书本上的杨子荣、座山雕、八大金刚，终于引发了年轻人的兴趣，想要对这个革命题材的战斗故事一窥究竟。座山雕到底是怎样的人？而杨子荣真的是中国的詹姆斯·邦德么？

杨子荣原型是谁？ 历史是这样的吗？

《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充满了传奇性，他就是东北雪原上的007，除了缺美女。也是东方的佐罗，除了缺粉丝。杨子荣在短短一年多的卧底生涯中，参加了大小战斗上百次，被评为“侦察英雄”。此人充满了传奇性，以至于到底原名是什

么，家人也说不清楚。

在《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活捉了座山雕一伙土匪名声大振，可惜的是，真实的杨子荣在追歼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时，手枪的枪栓因为东北的严寒冻结，导致无法开枪，于是被敌方的子弹击中，不幸牺牲。那时他只有30岁。

座山雕很坏吗？ 历史上他是怎么死的？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出生于一个当地的土匪世家——一家三代都是土匪！15岁时他就练成了三大绝技：枪法绝、眼绝、腿绝，凭借一身好武艺，18岁便当上了匪首，占山为王数十年。在杨子荣与座山雕发生关系之前，东北军阀张作霖和日军都想消灭他，但都以失败告终。

座山雕为人十分多疑，这一点从影片中也可略窥一二，梁家辉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架势强大，但是从未露出本来面目。有一次日军为了招安座山雕，

请他喝酒盟誓，但是多疑的座山雕跳窗逃走。

在真实历史中，座山雕并未被杨子荣枪杀，而是被俘获，在牡丹江监狱服刑，最后也病死在监狱。原著作者曲波在写《林海雪原》时，还曾经到监狱里和座山雕长聊，书中的部分素材，也来源于与座山雕他的交流。

被杀的老四真人也是那么蠢吗？

小说《林海雪原》中，老四的名号来源于土匪黑话，叫“插千”，属于“外四梁”，是队伍中的侦察兵，负责警戒侦察，常常需要乔装打扮到敌营中侦察情报。据说历史上的老四，曾经在佳木斯游学，是座山雕土匪队伍中最有文化的一个。

不过电影中，老四算是被“大材小用”了，他不仅暗中觊觎座山雕的女人马青莲，还自己委派自己监督马青莲的重任。在历史中，老四是否被座山雕枪毙不得而知，但是真实的



近期热映电影
《智取威虎山》中由
梁家辉饰演的匪首
“座山雕”

历史中，座山雕对待自己的弟兄也是非常严格。有一次他手下的干儿子糟蹋良家妇女，座山雕觉得辱没名声，叫上周围的土匪头子，一起围观他如何刺掉不听话的手下的眼睛。

那个搞笑的老八， 历史上也有原型吗？

土匪中的排名是很有讲究的，像威虎寨这样的大批土匪中，一般都有着严密而完整的组织架构，“四梁八柱”就是土匪组织中的核心力量。

在真实的历史中，带着杨子荣上山的是一位姓孟的工头，与电影中的老八，并不具备对应关系。名号“小铁锁”的老八，非常相信自己带上山的“老九”杨子荣，是一个非常“蠢萌”的人物，俗称：猪一样的队友。

神秘的 203 在历史上是谁？

203 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原著《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而他的妻子刘波就是“小白鸽”、白茹的原型。曲波在抗战胜利后，率领小分队进行艰难的剿匪战斗，其间两次负伤，当时，身为曲波妻子的刘波已有五个月的身孕，冒着极大风险为大出血的曲波输血。1955年，曲波开始创作了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林海雪原》。

马青莲这个女人 和座山雕的姨太太们

压寨夫人马青莲是电影

《智取威虎山》中新加入的角色，小说中的座山雕身边并没有这样的女子。事实上真正的东北土匪很少拖家带口的，就算有压寨夫人，她们也大多是身怀绝技的女土匪。座山雕有一个三姨太叫“花蝴蝶”，真名王贵茹，因为从前的丈夫被财主整到监狱里害死，就一怒之下带着兄弟们成了土匪。

栾平的身世和生死之谜

栾平是原著《林海雪原》中一个核心反面人物，整部戏的丑角点，全在他身上。真实历史上的栾平，是一名奸险的伪满警察，在土匪之间扮演着“联络官”的角色。在被 203 小分队抓捕之后，他还试图蒙混过关，只是没想到已有其他土匪供认，只得认罪。小说《林海雪原》里面杨子荣和栾平的那场智斗戏，实际上是作者虚构出来的。

毛泽东曾为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改唱词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大师，是遣词造句的绝顶高人。他海纳百川，从善如流，察纳雅言，闻过则喜，最善于从他人的批评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使自己文章的意境得到升华，达到绝妙的境界，其语言魅力让人叹为观止。请看有关故事。

1949 年秋，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从香港绕道东北到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哈尔

滨，他听到人们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随口说道：“加个‘新’字就更好了。”到北平后，毛泽东一见面就亲切地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已通知作者加上‘新’字了。”这是毛泽东代表新中国“认”的第一个“一字师”。

1951 年，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原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对毛泽东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否则仗就打不好。”他认为“支援”的说法不妥。周恩来也同意黄炎培的看法：“叫支援军？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了，抓起铅笔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黄元培频频点头：“师出有名，战无不胜！”

1952 年元旦，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把《七律·长征》的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改为“水”。这样，既可避免与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浪”字重复，在意境上也不显得太露。元月九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元贞先生，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这以后再版的《毛泽东诗词》便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了。毛泽东还自注：“浪拍，改为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在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与臧克家的一次叙谈中，臧克家问毛主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讲？”毛泽东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答道：“改作

‘蜡’，似好些；‘蜡象’也正好与前面的‘银蛇’映对。”毛泽东高兴地点头：“好，就请你替我改过来。”《沁园春·雪》这首词，在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轰动山城，是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这样的词，毛泽东也仍然允许改。

再说，毛泽东喜欢看京剧，最早一批现代京剧里面有《智取威虎山》，这个戏毛泽东到现场去看。他很喜欢这部戏，喜欢杨子荣这个角色。杨子荣“打虎上山”有一段唱，唱词是：“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天换人间”。毛泽东说，这句唱得好，但有一个字要改，“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这一下子味道就不一样了。迎来春天太直白了，迎来春色，马上一个形象就出来了。

毛泽东“一字师”的故事还有许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语言的认真，可以看出他的谦虚。这正好和现在一些所谓学者、精英、明星的治学态度形成巨大反差。他们盲目骄傲，妄自尊大，以为观点都是自己的对，文章都是自己的好，作品都是自己的棒，闻过则怒，自恃高贵，讳疾忌医。比比伟人，看看自己，现在一些人的确该幡然醒悟了。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综观华夏数千年历史，历代语言大师层出不穷，运用最妙，效果至佳，影响至广者，当推语言巨匠毛泽东。其精到的语言艺术，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更是鼓舞党和人民胜利前进的巨大动力！

毛泽东借《智取威虎山》台词 阐释知识分子问题

革命年代，毛泽东的名言是“笔杆子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在写给作家丁玲的词中，甚至说“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整风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出现知识分子不大吃香的苗头。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纠偏，强调要“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新中国成立后要治理国家，学习搞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但有老干部认为，“不要他们也行”。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批评说，这是“很不聪明的话”，“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怎样看待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问题，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离不开他们”。1959年1月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说得比较透底：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1961年4月会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又说：我们应该争取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事业。1964年5月，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他再次讲：要信任知识分子，如果只按出身，那么，

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又不吃香了，甚至被称为“臭老九”。1975年，毛泽东借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台词，说出一句名言：“老九不能走。”

对于有理论修养的秀才，毛泽东一贯的想法是要专门培养，期望甚高。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他甚至提出要举办“秀才训练班”，讲话中又叮嘱：“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在他随后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明确要求：“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毛泽东还自己带头这样做。1962年为物色一个帮助看国际资料的秘书，他给邓小平等人的信中提出的条件是：“年龄不要太大，……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所谓理论干部，就是懂理论，懂政策，善于总结现实经验，深刻分析时代问题，有比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

毛泽东晚年重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自然是想把他们从小秀才变为大秀才。这些人参与中央决策，一时风光无限，算是有了大秀才的名头。无奈他们搞政治，走上了另外一路。看来，从小秀才变为大秀才，真正把握“大”的要义，把握“大”的方向，实非易事。